

男性中的鳄鱼

“我的先生和我已经结婚七年，并且生活得很幸福。但有一点总是困惑着我，每当我有忧虑想获得他的关心时，他老是避开我；每当我向他述说我的疑问时，我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根本没在听我说话，我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不再爱我了吗？”

这种类型的求助声每天都充满于报纸和画刊的咨询专栏和心理专栏。如果您仔细阅读这些内容，会发现尽管这些读者来信出自不同人的手，写的原因又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只有一个主题，一条红线贯穿所有的叙述：作者，无论他是男性还是女性抱怨，他们感到不被自己的伴侣理解。

她们总想谈论她们的感情，而他们认为谈论感情是难堪的；她们爱浪漫，他们更喜欢采取行动，她们感到受伤，而他们总感到被苛求了。

种种不愉快继续不断，人们常会摇着头问自己：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和睦相处会这么难，尽管几百万年来男性和女性彼此影响支配，他们的身体为产生欢愉而

设。

有关于此的很多专业书籍和咨询人试着想理清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这些书的发行量很大，卖得也很好。男性和女性的“情感服装”被“编织”得如此不同，市场也从中受益匪浅。

标题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一书在众多“关系顾问”中属于绝对的热销品，这一标题正中要害。许多人在私底下对其伴侣产生这样的猜想：她／他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吗？为什么我发送的信息到了她／他那儿就走样了，或者他／她根本没有收到我的信息？

女性和男性有着不同的情感世界，而且这种情感世界是一直存在的。否则也就不会有这样无止境的争论。每个人都有一点自己的道理，我们口中的俗语早就对男女间显而易见的差别做了注释。人们通常将“爱哭鼻子的女孩”这一概念用于描述女性的情感。

当然也有用比较友善的言语来表达相同含义的，伟大的浪漫诗之父诺瓦利斯在 1795 - 1796 年就写道：“男人是理性的 女人是感性的 / 两者都是积极的 / 占主导地位的。女人的道德观念藏于感情中——而男人的道德观念基于理智……男人渴望理性形式的感性，而女人向往感性形式的理性。男人的次要性格是女人的主要性格。”

难道女人真的是感性一族吗？诸如“情感”一类不确定，未定义的东西是否被科学地研究过？该如何定义幸福、梦想、希望和爱情呢？总有位数很少的几个艺术大师能以艺术形式获得成功——米开朗纪罗、莎士比亚、莫扎特、歌德、但丁……

爱情 憎恨和其他

如果人们被一种感觉“征服”，那么在人们身上会发生什么呢？当看到春天的第一个征兆，当聆听莫扎特的歌剧或参加流行音乐会，男性和女性会感受到什么？他们的感受确实不同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那又如何确定呢？

鲁宾·戈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为这些问题寻找到了一个答案——在人体大脑这个深奥莫测的器官的最深最老的层面中，这个器官是百万年的研究和错误作为进化的杰作而产生。“我们还未来得及开始研究大脑功能对性别差异的影响”他说道：“它已经存在了。”

鲁宾·戈尔并不被抽象推测出的关于男女“小”差

异的影响所吓倒，他是男女头脑差异这个棘手领域中无可争议的权威之一。他和他的妻子，同样作为心理学家的拉奎尔·戈尔的合作十分密切。在合作中他们发现，他们在从事共同的工作时的方式却是如此不同：“拉奎尔比我更喜欢与别人一起工作，”鲁宾·戈尔如是说：“如果我可以一个人在电脑前坐上整整一星期，我会感到快乐之极。与我不同的是，她更能了解别人的感受。她与病人或实验室的同事沟通得更好一些。所以她能更好地知道他们的要求。”

鲁宾·戈尔相信，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特殊的，而且取决于性别。但是，他不能为他的论点提供依据。跟踪和测量头脑中的感觉属于现代大脑研究中最困难的任务。判断哪种性别的人在做特定的事（例如计算、打球或作诗）时表现得更好些，这却要简单得多。看来，大脑想要保护它最深层的活动过程，以防它被硬性存取。戈尔夫妇一定是想起些什么了。他们决定对静止状态的大脑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不仅涉及大脑的供血，还有作用于大脑内部的一个高度敏感的指示器：葡萄糖的新陈代谢。

葡萄糖供给大脑以养分。在大脑活跃的地方消耗着这些养分，这就好比运行的发动机要消耗汽油。借助正电子一放射断层 X 光摄影术（PET）我们可看到糖分的“燃烧过程”。为此，试验人将被注射一种具

有弱放射性的糖溶液，它们的分解情况被跟踪并显示在屏幕上。大脑运动越激烈的地方，分子分解的速度就越快。即使试验人平躺着，不去思考任何东西，他头脑新陈代谢的模式也会说明，他大脑的哪部分正激烈运动。

戈尔夫妇根据这神秘的踪迹直接推导出一个引起轰动的发现：参加研究的有 24 名女性志愿者和 37 名男性志愿者，一眼看上去，他们的大脑没有重大区别——“无论男女 所有大脑的新陈代谢都是一样的，”鲁宾·戈尔说道，真实的感觉藏在人类思维器官的隐蔽深处。“一旦我们进入情感中心，也就是边缘系统的处所——大脑核心部分，男性和女性就会产生巨大不同。”

吞噬和被吞噬

感情的处所，也就是边缘系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人体胼胝体的下方，胼胝体是连接左右半脑的神经纤维的聚集处。它被称作下边缘系统或旧边缘系统。“它是在进化过程的早期就已经形成的大脑部

分，”鲁宾·戈尔解释道：“低等哺乳动物如老鼠、狗和爬行动物的大脑中均有这部分。边缘系统区域表明男性比女性更积极，他们的边缘系统的葡萄糖消耗量较大。

“边缘系统的另一部分，”戈尔如是说，“位于人体胼胝体的上方，从进化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大脑部分。实际上，人类的这部分边缘系统很大，但动物界中我们的近亲的这部分却很小。女性的这部分边缘系统新陈代谢比男性的要明显激烈。”

控制男性情感的那部分大脑历史由来已久，它是人类历史早期的残遗体，生存法则如是说：吃，喝，繁殖，攻击，逃逸一吞噬或被吞噬。温顺的男性大脑中一直储存着这些史前指令，而女性的思维更公益和细致些。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但这并不能与男女在空间想象能力和语言天赋方面的区别相提并论。

但是，这项发现意味着什么？难道从此以后我们必须另眼审视亚当和夏娃吗？由于男性有着与低等生物（例如爬行动物）相类似的感情世界，那么男性比女性更原始吗？因为女性的情感经过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所特有的大脑某一部分的加工，所以女性是“高度”发展的生物了吗？男性和女性到底是不是同类？

“当然我们属于同一个种类，”心理学家戈尔先生

承认道：“但我们并不一直和睦相处。有时候，要互相了解和和睦相处令人感到疲惫不堪。可能与我们对待情感的方式不同有关。”

鲁宾·戈尔对他这项发现的影响颇感惊异，但他未料到男女处理感情冲动的方式会如此不同。“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统计数据：暴力犯罪的数字，暴力攻击的数字。男性和女性之间无任何关联，看起来他们确实属于不同的类型。也许这与男女对待情感的方式不同有关，因为旧的那部分边缘系统是以器具方式来处理情感。人们对情感冲动会产生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发怒了，他比女人更会发泄，”鲁宾·戈尔说道。

“位于胼胝体上方的边缘系统，脑回带则以符号的形式来处理情感。具有脑回带的动物能够不采取任何行动就将其感情以较复杂的方式表达出来。脑回带处于语言中枢附近。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更善于用语言来表达感情的原因。”换句话说，女性通过文字表述来处理其情感，而男性大多发泄他们的情感。

男性的盲点

很明显，女性不仅能比男性更好地处理她们的感情，而且她们是辨别别人感情和情感的一把好手。戈尔夫妇在其他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比男性更能读懂周围人的面部表情。

为准备这次测试，鲁宾·戈尔让一些男女演员作不同的面部表情以表达感情的细微差别并一一摄成照片。接着，他通过电脑显示器向试验人展示从“十分高兴”到“很悲哀”的一组照片。受试人必须马上判断出，刚看到的脸所反映的情绪。正如预料的那样，24名男性和15名女性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总的来说，女性体现出更好的感情移入能力并能更准确的识别面部表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惊人的结果：男性不能辨别女性面部的重要信号。当然，对于男性受试人来说，察觉出女性脸部明显的表情（例如：无忧无虑的笑容）并不太难。但是，诸如恐惧或悲哀，这些女性脸部最传统最重要的信号，男同胞们却视而不见。鲁宾·戈尔

对他的这个惊人发现做了这样的描述：“他们的反映就好像他们得了脑损伤。”

戈尔还观察到：“一般女性辨别感情的速度比较快。如果有人对她们作了一个很短的表情，在不超过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女性就能察觉出表情中所包含的情感，而男性则要花上较长时间来判断，这个表情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如果随便让男性观察多少时间，那么他们对其他男子的面部表情会变得极度敏感。他们具有很好的识别男性脸部悲伤和高兴神情的能力。实验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男性受试人能正确辨别女性高兴的神情，但他们却不能够判断出女性脸上悲伤的神情。

不仅女性，而且男性对于男子表情信号都很敏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性的情感不及男性情感重要。但是，在感觉情感的时候这种差异又从何而来呢？为什么男性辨别女性脸部的悲伤要比判断男性面部悲伤要困难？对此，鲁宾·戈尔有自己一番惊人和浅显的解释：“在进化过程中，特别在原始时期（有些文化背景下，这种情况仍存在），体力是评定一个价值的重要方面，所以对女性来说会识别男性是开心还是悲哀就很重要。如果男人的情绪不好时，他们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对于男性来说，去知晓一个女人是否哀伤并不重要。所以男性这方面的能力发展得就较差，因为这对

于他们无多大意义。

野蛮的暴力 用拳头说话 体壮者欺负体弱者 这些早已打上了石器时代的烙印。或者并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男性总会窥探一个臆想的对手的任何丁点儿情绪波动 却不会去关心一下他妻子的感受 我们的文明同样允许，男性成为同女性一样的感性动物。但是，可能男女不同的感知情感的方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头脑中，以致于历经了几千年的文明之后仍褪化不去。

情感的世界冠军

正如许多女性私底下猜测的那样，男性对于他的同性伙伴是极度敏感 小心翼翼 甚至过分细心的 但对于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物——女性，他们则是无动于衷的、冷漠的。

女性在进化的过程中不得不学会接受来自粗暴男性的情绪冲动，还有来自组群中最弱小的生物——孩子的细微情绪波动。当孩子的脸上出现一丁点儿扭曲时，他的母亲会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女性与生俱来就有较好的感知能力去捕获和准确注解无声

的信息？也许吧！

女性在最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巧合。传奇的黑猩猩研究学家简·古黛尔曾经说过，对于动物生态学家来说，女性对新生儿需要的理解能力是一笔无穷的财富。正是这种天赋，她们才能够设身处地为灵长家族的其他生物——不会说话的类人猿——着想。事实上，对灵长目动物研究最具意义的成就即是由三名女性所创造的。著名的英国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发现了他们在动物生态学研究方面的天赋，并将亲昵地称她们为他的“Primates”（Primate为灵长目动物之意）。戴安娜·福西在卢旺达和扎伊尔间的边境同高山猩猩共同生活了十八年，直到1985年她被谋杀。简·古黛尔是至今世界上最知名的黑猩猩研究学家。比路特·加尔迪卡斯，立陶宛籍动物生态学家将她的生命献给了对第三组灵长目动物——猩猩属的研究。难道这是巧合？

德国的行为生物学家京特·特穆布罗克对这种“巧合”作了研究。他仔细分析了他大学同事的兴趣爱好，并发现女性偏爱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第一位的是研究人类的母子关系，对于灵长目动物哺乳的研究则紧跟其后，第三位的是研究灵长目动物生态学，最后还有动机研究，本能研究和优先权研究。而像特穆布罗克这样的男同事偏好理论——分类——规律这类科学

领域，这些领域很少直接与生物有关。

当然，我们可将这不平均的兴趣、能力分配归咎于，女性很早期就扮演起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若要社会准则单独对此负责，这是不可能的。就连女科学家，一些具有很高文化水平的女性在选择她们的工作时也会受到性别角色的影响。女性从孩童时代起就被迫面对其性别角色。

也许，戈尔夫妇正是反映两性区别的一个很好例证。他们均是国际上受瞩目的心理学家，都对相同的研究方向感兴趣，而且所受教育方面势均力敌。尽管如此，鲁宾·戈尔发现一些他认为可以追溯到性别原因的差异。“我感到 我喜欢与数字打交道，”这位计算机嗜好者承认道：“拉奎尔正相反，喜欢与文字打交道。我相信，虽然我们在一些领域性别无什么特殊影响，但在许多方面我们却是我们所研究的生物学的奴仆。”

感情的重担

生物学的奴仆？真可怕！但是别担心，事实上并没

有那么糟。谁不想拥有富有同情感性的特质，这样就可开拓他周围人的情感世界？谁自愿放弃直接通向他人情感的绳索，也就是放弃第六感觉，这把调查他人气愤、困苦、欢乐、要求和希望的利剑 这些的情感就好比是调节所有人类行动和态度的发条？被阴性生物征服，这绝对不是讨厌的事——恰恰相反，人类的感知会多么丰富充实。

近期，特里尔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有时候女性的善感也会成为一种负担。精神生物研究中心的心理学家克莱门斯·基希鲍姆邀请了 34 名女性和 32 名男性参加题为“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出，男性和女性是以什么方式来克服精神压力的，考虑到精神疾病，这个问题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此间医学界意识到精神压力是许多免疫疾病的根源。压力下，人的身体产生较大量的应激荷尔蒙可的松，同时免疫系统的吞噬细胞数量就会下降，吞噬细胞的任务即排除体内不受欢迎的客人——病原体。机体会进入暂时的警戒准备。如果危害或压力消失，可的松含有量再次下降。换言之，体内产生的可的松越多，本体的抵抗力就越弱，若分泌的可的松少则反之，克莱门斯·基希鲍姆希望对机体古老的防护结构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出于这个目的，他设想出了社会压力测试。他安

排了一次招工面试，让受试人在尽可能多的观众面前作自我介绍。基希鲍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诱出绝大多数人的反应：唯心、手冒汗、心跳加速。受试人必须在审查委员会成员严厉的目光下进行讲演，展示他们的才能并且为其雄辩能力提供证明，对于这次自由讲演，他们只有不超过 10 分钟的准备时间，讲演由受试人单独完成，但一次是在一位异性的帮助下，另一次则在一位同性的帮助下。在作讲演过程中还对唾液进行采样，以精确地确定每个测试阶段可的松的含量。

正如这位德国心理学家所预料的，男性受试人的测试结果并无什么不同，如果男性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他们的反应会较女性来得轻松。若让男性受试人一个人准备讲演，克莱门斯·基希鲍姆测得他们唾液中的可的松浓度最高。但要是讲演前安排一名不认识的女性照顾他，给他提供咨询，并予以精神支持，那他应激荷尔蒙含量会减少，但是一旦他们的妻子或伴侣站在他们身边，应激荷尔蒙突然无任何机会了。男性受试人的可的松含量一下子下降了，他们所受的压力明显减小，这并不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对猩猩观察时就发现，动物在受到精神压力时，例如在异地的火车上，成群的动物要比单个动物更放松。这些发现恰恰与男性如何消除压力相符。

帮助，一个男性的帮助

与男性相反，女性的可的松含量的表现完全不同。当女性独自一人准备讲演，并独自作个人介绍时，她们唾液中的应激荷尔蒙的浓度也很高，接下来，事情变得很有趣了。当克莱门斯·基希鲍姆安排了熟悉的男性来帮助她们，那么她们的可的松含量稍微有所上升。但让她们各自的伴侣来协助她们，令人感到十分惊异的是，心理学家最终测得，可的松的含量达到了绝对的最高水平，很明显，当女性在接受其伴侣的帮助时，她们承受着较大的压力。

难道说，女性就不需要鼓励了吗？因为女性本身是敏感的，重感情的，所以抗拒压力的能力就差？因为男性内心比较坚强，所以他们能更好地缓解压力？

克莱门斯·基希鲍姆对此尚不能十分肯定。然而，他认为，男性的行为应对女性承担过剩的压力负有责任。“是的，”他深思熟虑地说道：“男性不是很好的精神支柱。在医院诊所我们就可见一斑。当男性病人面对一个令人十分震惊的诊断结果时，他的妻子将是

他摆脱厄运的最大帮助。若是女性面临这种情况，她们的丈夫在这困难的时期陪伴着她们，但她们所遭受的痛苦会比男性病人大。”

这倒与老话“女人是善感的，男人是无情的”相吻合。克莱门斯·基希鲍姆认为，在他看来，女性是“天生”的安慰者，她们在男人处在精神困境时提供援助之手，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母亲的衣角可以给男人一种安全感。但男性好像却不太会劝慰和鼓舞一位紧张的女性。这可能与由于男性不善于捕捉别人面部情绪有关。

一位有抱负的妻子每天将她的丈夫送上战场，并且鼓励他说：“亲爱的，站起来，你是一流的。”最后，这句话成为了丈夫锻炼自己摆脱心理压力的魔咒。俗话说，一个成功男士的背后一定有一位坚定的女子支持着他，这句话大概有它的真实性。

女性受试人抵制压力的能力较强与女性身体结构有关，基希鲍姆对于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女性的 Öestrogen 含量和可的松浓度的增大无丝毫关联。所有的女性受试人，无论她处于月经周期还是服用避孕药期间，对于自己伴侣的“帮助”均反应出同样的紧张。也许，女性真的并不像男性比较依赖精神动力。即使她们是这样的话，她们所得到的帮助也不如她们所赋予她们丈夫的帮助有效。

没有两个人对待感情的方式是一样的，而且不同个体的差异很大。它是随一个人的经验、教育、文化形态和个性而变化。尽管如此，两性间存在着生物规律，不论女性还是男性，只要他们愿意均可回避的。这些不可辩驳的特征，并不一直受欢迎，可能是对人类种群的一种扩充。恰恰相反的是：在研究两性间的“小”差异时，一直出现只有男性科学才应用得到的最粗野最令人憎恶的反应。

女人是猩猩

“在最聪明的人种中，例如巴黎人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女性，他们的大脑大小与猩猩相近，而不是与高度发展的男性大脑相近。人们无需多看她们一眼就可辨别出她们智力低下，只有她们的范围值得讨论。所有研究过女性智慧的心理学家和诗人、小说作家如今认识到，他们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最劣形式之一，她们比较近似于儿童和野蛮人，而不是开化的男子。任性乖张，变化无常，思想贫乏，缺乏逻辑，不能思考使得她们很突出。”古斯塔福·李·邦恩于 1879 年写道 他